

「也許等到秋高氣爽，燈火可親之時，有機會將這一份歷劫倖存的藏品整理一下，舉行一次小小的展覽會，作為一個紀念罷。」這是葉靈鳳先生生前的心願。半個多世紀後，這一願望終於在上海得以實現。

今年是葉靈鳳誕辰120周年、逝世50周年，上海市作家協會、巴金故居、巴金圖書館聯合舉辦「回歸上海：葉靈鳳先生誕辰120周年紀念展」，展出葉靈鳳創作、編輯、收藏等多方面成果，尤以葉氏後人專程從香港帶來並正式捐贈的藏書票為核心展品，意義非凡。

正如上海作協黨組書記馬文運所言，「葉氏後人將一批歷劫倖存的珍貴的藏書票捐贈給上海文學館，與上海再續前緣，可以說是一場跨越時空的『精神返鄉』。」與此同時，來自香港、上海、北京等地的文化、藝術、出版界人士齊聚一堂，共同緬懷這位集小說家、散文家、書畫家、地方志專家與藏書家於一身的文化名人。



▲「回歸上海：葉靈鳳先生誕辰120周年紀念展」布置精心。 大公報記者管樂攝

大公報記者 孔雯瓊上海報道

話你知

葉靈鳳



葉靈鳳（1905—1975），原名葉蘊璞，江蘇南京人。1924年進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習。1925年加入創造社，開始文學創作。1938年廣州失守時適在香港，之後一直定居香港，直到1975年病逝。葉靈鳳曾任香港多份文藝副刊及刊物編輯，其著作主要有小說、散文和隨筆，也從事文學作品翻譯。定居香港期間，以葉林豐、佐木華、秋生、霜崖等筆名發表大量通俗小說和小品文字，作品刊於《星島日報》《大公報》《新晚報》等。

推動藏書票 在中國的發展



▲展覽現場展出的葉靈鳳「鳳凰」藏書票。 大公報記者管樂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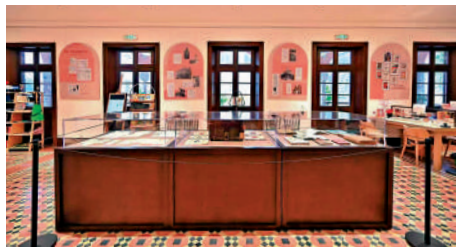
一生
摯愛

葉靈鳳一生摯愛藏書票。他不僅痴迷藏書票的收藏和研究，致力藏書票在中國的推廣，還設計了自己的「鳳凰」藏書票，並通過與國外藏書家的交換，搜集了一批藝術精美、題材廣泛、富有書香氣息的藏書票。

葉靈鳳研究專家李廣宇表示，「雖然大多數國人直到1980年代才知道有藏書票，但葉靈鳳在上世紀30年代就很系統地研究藏書票，又加入了日本的藏票會，跟國際上的同行已有交流。」

上海圖書館研究館員、中國美術家協會藏書票研究會副會長黃顯功認為，葉靈鳳是中國最早的藏書票收藏者，對整個中國的藏書票發展起到非常大的推動作用，不僅在上世紀30年代便與日本業內建立起交流聯繫，他自己所設計創作的藏書票，有相當數量流到日本乃至世界其他地方。黃顯功回憶道：「我曾在奧地利、瑞士、波士頓參加過多屆世界藏書票大會。在第31屆大會現場，在一個外國人攤位上意外發現了十幾張葉靈鳳的藏書票，毫不猶豫花了200歐元買下。」黃顯功稱自己買下的同時十分激動，因為這可以印證葉靈鳳當年對外交流和交換藏書票。

今次展覽分為「上海記憶」和「藏書票之愛」兩大主題。展覽上篇包括「葉靈鳳的上海回憶」「葉靈鳳作品中的上海」「葉靈鳳的作品」「文學界對葉靈鳳的評價」「葉靈鳳年表」多個部分。下篇包括「葉靈鳳藏書票」「葉靈鳳論藏書票和藏書」「葉靈鳳的設計作品」三大內容，重點展出此次葉家捐贈的藏書票。展品中的藏書票少部分為機構藏書票，如香港工程師及造船師學會圖書館，嶺南大學圖書館。從票主身份上看，有些是文人、小說家、翻譯家、文藝批評家，從主題上看，有紋章、讀書人、書房、航海、借書、玩具、貓頭鷹等多種題材。



▲展廳現場。

一場跨世紀的 「精神返鄉」

葉靈鳳誕辰120周年紀念活動在滬舉行

「我爸爸是一片葉，今天終於歸根了。」葉靈鳳之六女葉中敏現場動情憶述藏書票的「命運」：1938年，為逃避戰火，葉靈鳳夫人趙克臻攜家小從上海逃亡至香港，途中唯一隨身帶着的不是財物，而是葉靈鳳珍藏的藏書票。「我媽媽帶着我一歲的大哥，當時又懷着我二弟，還帶着小腳的外祖母上船，這些藏書票是冒着生命危險保下來的。」葉中敏稱，父親葉靈鳳一生沒有財富，藏書票是他畢生心血之一。

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周立民介紹稱，今次展覽是內地首個系統呈現葉靈鳳藏書票的展覽，當年，巴金曾親臨葉靈鳳的寓所觀賞藏書票；眼下，這批藏書票在巴金圖書館「重見天日」，完成了一次跨越世紀的文人之約，也讓一位文人靜默多年的心願悄然實現。

「香港文學的重要奠基人」

在紀念展開幕當天，亦舉辦了「紀念葉靈鳳先生誕辰120周年座談會」。座談會以著名導演許鞍華一段溫情的視頻發言揭開帷幕。她稱自己最初是通過葉靈鳳的日記走近這位文化人的，從那些關於颱風、戲劇、音樂與飲食的生活片段中感受，「他是文化的橋樑，中西文化精通，尤其對香港歷史的學術研究

有着非常大的貢獻。」在許鞍華看來，葉靈鳳是「香港文學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這一觀點得到了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小思（盧瑋鑾）的呼應與深化。她以葉靈鳳在香港生活三十餘載留下的豐厚文化遺產為切入，強調其對香港文化底蘊的長期滋養。「感謝葉家將葉先生的藏書捐贈給中大圖書館，讓這些書變成香港文化的一部分。」她特別指出，葉靈鳳在報刊上持續描繪普通市民生活，為後人理解香港的文化脈絡提供了獨特的書寫。

據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高級助理館長李麗芳介紹，1979年，趙克臻將葉靈鳳藏書1300種6000冊悉數捐予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圖書館設立葉靈鳳特藏；2019年，葉氏家人再捐出葉靈鳳的日記、手稿以及趙克臻物品。

「重新填充滬港文學連結」

來自北京的葉靈鳳研究專家李廣宇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學者。他長



▲上海作協主席孫甘露（右）向葉氏家屬代表、葉靈鳳七子葉中輝頒發捐贈證書。

▲來自香港、上海、北京等地的文化、藝術、出版界人士出席「紀念葉靈鳳先生誕辰120周年座談會」。

飲食書寫裏的文化鄉愁

人間
煙火

香港導演許鞍華在視頻中分享了一段有趣的讀葉靈鳳日記回憶：「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吃，他真是吃得又多又好，有些食店也是我們小時候常去的，比如吃鍋貼、蔥油餅和燒雞——我記得自己在TVB上班時，也常和同事們光顧那家店，那裏的京菜也很好吃。他也会在早餐吃裹蒸饅頭，還會去吃那時10元一位的自助餐，除夕更『勁』，吃野味黃棕肉，喝上海人的醃篤鮮湯。常去的『紅寶石』餐廳，吃的是『豉油西餐』。那都是很多人的共同回憶，跨越

不同省份的菜式和中西食譜。光是看葉老師寫這些吃的，我已經可以說是『神遊』。」

的確，葉靈鳳寫飲食，並非一味描摹食物的色香味，亦不止為飽口腹之欲，更是以文字咀嚼人生滋味。他的餐桌，是文化的案頭，是鄉愁的伏流。

「他不是寫感官的體驗，而是常常用食物扣連回憶，由品味食物到回憶家鄉故土故人，通過食物寄託他的文化情懷。」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高級教師張詠梅總結了葉靈鳳飲食書寫的獨特價值。葉靈鳳自1958年起在香

港從事法律工作，但或許是大學念中文的緣故，一次偶然與葉靈鳳《讀書隨筆》的邂逅，令他一下子認定找到了「最愛」，從此在工餘時間便埋首故紙堆研究葉靈鳳。前年他將40年的研究成果集結成《葉靈鳳新傳》出版，引發廣泛關注。在李廣宇眼中，「葉靈鳳是非常前衛、有趣的一個人物。他不僅翻譯介紹大量域外文壇名家名作，自己的小說創作也極具現代氣息，至今仍獨具魅力。」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副院長、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黃念欣從葉靈鳳以上海文風影響香港文學角度出發，她提到，葉靈鳳在上海時期就具有文壇的前沿地位，令當時香港本土青年作家心生仰慕，並積極模仿與實驗，「來到香港後，他不僅最早有系統地介紹香港歷史及方物，也打破了南來文人只寫懷鄉題材的刻板印象。這次在上海舉辦葉靈鳳120周年誕辰活動，好像正好把葉先生的兩段文學生命重新填充、連接起來，完滿了一段文學史因緣。」

事實上，葉靈鳳的影響力遠不止在上海與香港。與會的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徐蘭君在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我正在研究一些早期香港出版物在東南亞的傳播影響，像《文藝世紀》這本雜誌，葉靈鳳先生幾乎是常客。」徐蘭君指，葉靈鳳的文章當時在東南亞地區廣泛傳播，並引起相當大的反響，在她看來，這種文化流動不只是文字的跨境，更是一種三地共建的文化網絡。



▲葉靈鳳著、許迪鏘、張詠梅編《霜紅室隨筆之藝海書林》由三聯書店（香港）於今年4月出版。

港《新晚報》副刊「下午茶座」開設「霜紅室隨筆」專欄，持續11年，發表散文約2300篇，張詠梅指，在葉靈鳳大量隨筆中，與飲食相關的約有200篇。

張詠梅將葉靈鳳的飲食書寫分為童年的回憶、青春的理想、香港的融入三個層面。童年部分常與鄉愁交纏，食物承載着童年的記憶。他寫小時候跟朋友



▲展廳現場一隅。 大公報記者管樂攝

《紫丁香》重新綻放

原貌
恢復

在「紀念葉靈鳳先生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一個沉睡數十年的文學之作的名字，《紫丁香》，重新回到公眾視野。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陳子善在座談會中道出《紫丁香》的前世今生——這是葉靈鳳生前已經編好準備出版的小說集，由於戰火原因未能出版，「現在重新收集起來，找到了他當年寫的序，整理出版了葉靈鳳先生最後一篇短篇小說。」

據商務印書館上海分館編輯陳越達介紹，即將出版的《紫丁香》收錄了14篇短篇小說，其中13篇為葉靈鳳本人原編定內容，另一篇是在編訂後新創作的短篇小說，作為補遺之作收錄入內。附錄部分還包含了他的歷史小說《釵頭鳳》及兩篇關於短篇小說的論述文章，是對於本書主體的拓展閱讀。

這一版本的《紫丁香》盡可能還原了30年代原刊發表時的歷史面貌，收錄了部分插圖，包括由魯少飛等知名畫家繪製的配圖；裝幀設計也以「紫丁香」意象為靈感，外封選用深紫色為底，布面內封配燙印壓凹，整體風格沉穩大氣。葉靈鳳的這本「未竟之書」如今終於補齊了之前有遺失的篇目，圖文完整，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原貌恢復。

除了《紫丁香》的歸來，座談會間隙，福建教育出版社編輯陳玉龍在和在大公報記者交談時，還透露了葉靈鳳《書淫艷異錄》出版問世的有趣故事。他介紹稱，這部書乍看書名大膽，實則深具文化價值。而出版問世，背後是一段長達十年的等待與奔走，也是一群編輯與學者之間跨越地域與時間的文化接力。「當初沒有人敢出。」陳玉龍回憶說，早在十多年前，《書淫艷異錄》的出版計劃就曾在上海幾家出版社間輾轉碰壁，原因在於書名中一個「淫」字，直到福建教育出版社大膽接手，此書才終於有了落地之所。

上山「打嫩葉」當零食，那些並不真的好吃的小玩意。「他懷念的不是味道，而是那段無憂無慮、無所求的童年時光。」青年時的上海記憶，則帶着理想與文藝氣息。他寫在上海求學時吃陽春麵，一碗簡單的清湯麵，卻因為是「追求理想的快樂」，而回味無窮。到了香港，葉靈鳳則將食物作為連結故鄉與現實的媒介。他常去國貨公司買南京食品，自稱「外江佬」，但並不抗拒本地文化，反而願意「入鄉隨俗」，他嘗試全蛇宴、苦瓜，雖然未必喜歡，卻樂於接納。

▲葉靈鳳在寓所書房中。

大公報資料圖片